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1 June 2008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六十三年

议程项目 14、19、98、122 和 123

预防武装冲突

阿富汗局势

全面彻底裁军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

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

加强联合国系统

2008 年 6 月 6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交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2008 年 6 月 5 日在柏林与德国政界、议会和社会各界代表会谈时的讲话（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4、19、98、122 和 123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维塔利·丘尔金（签名）



2008年6月6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2008年6月5日在柏林与德国政界、议会和社会各界代表会谈时的讲话

请大家有点耐心，因为我的发言很长，尽管我希望不会使你们感到厌倦。

我感谢大家使我有机会向德国政界和社会各界代表讲话。今天到场的人已与俄罗斯合作多年，你们的个人首创精神、务实品质和富有创造性的项目正在推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发展伙伴关系与合作精神。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你们的努力，我们如今才有了这种丰富多彩的经常、广泛接触。预计我以俄罗斯联邦总统身份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首次访问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增进这一接触。

俄罗斯和德国这两个欧洲国家经历了不平常的历史考验，逐渐增进了对彼此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在整个欧洲大陆形成了日益信任的氛围，为欧洲树立了真正独一无二的榜样。

尽管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但我们最终解决了历史和解这一最复杂的任务。这不仅仅是时代要求使然，作为俄罗斯和统一后德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全欧洲价值观和人文理想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同意我的同仁施泰因迈尔副总理的看法，即，俄德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

现在，许多人对俄罗斯的政策心存疑问。对这一问题我回答了不止一次。我想一开始就说，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我们首先要坚持法治，坚持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遵守国际法。毫无疑问，这是支持对世界发展另以管理的主要条件。如今，在以联合国为依托的更自然的多中心国际体制取代人为双极体制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这一体制的创立者、即联合国的创立者深有远见。联合国在建立时即作为各国平等合作的全权机关。要注意，我们没有其它组织，今后几年恐怕也不会产生这样的组织。把联合国代之以“专属形式”（有时有人这样提议）的企图会对当前的世界秩序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后果。

当然，联合国应该现代化，以适应当今多极世界的现实情况。需要在联合国会员国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改革安全理事会。我们重视德国努力寻求不会因这一问题造成组织分裂的折中办法。

今后的世界秩序与欧洲的未来、欧洲-大西洋区域的未来、也即整个欧洲文明的未来直接相连。

我相信，除非我们对欧洲有一种认同感且在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欧洲所有组成部分之间形成有机的团结，否则，欧洲问题得不到解决。俄罗斯摒弃了苏维埃制度并在特定历史时期拒不恢复这一制度，从而为建立可与欧洲其它国家，或确切地，说与欧洲文明共同遗产之精华和谐共存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借用约翰·勒卡雷的生动语言，俄罗斯在近一个世纪的隔离和自我封闭后，如今“从冷冻中”回来了。现在，俄罗斯正采取积极行动，带着其全部的自然、金融和知识资源及机会回到全球政治和经济中。

俄罗斯所依赖的是创新。俄罗斯有稳固的宏观经济指标，金融、社会和政治高度稳定，这为欧洲和世界市场上认真的伙伴打开了可靠的现代投资的新前景。

我们现在的目标不仅是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还要改变社会的整个社会结构，包括为快速发展的中产阶级提供支助。只有中产阶级才是发展民主和实现总体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基础。

现在，我们新的长期经济政策的轮廓已清楚明确，其中心是对工业和基础设施关键领域进行名副其实的全面现代化。实际上，这里说的是技术变革；与欧洲国家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乃是我们明确的优先事项之一。

今天，我要更多地说说这些问题，但有一件事很清楚：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可保证我们的变革不会逆转。

冷战的结束使得俄罗斯、欧洲联盟和北美这些欧洲文明的三个分支之间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合作。

我确信，大西洋主义作为绝无仅有的历史原则已经过时，现在应该谈论的是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团结。生活本身启示我们开展这种形式的协作。

但是，谈到建设欧洲各国间今后所希望的关系问题，今天要警觉的是有趋势用选择性的政治化态度对待我们的共同历史。

就此，我认为，应开展真诚、正常的学术辩论。俄德和解的重要意义显然被低估。这一和解对欧洲未来和平的意义不低于诸如法德两国之间的和解。

我们应特别注意，把国家边缘化和对国家进行孤立、设立安全等级不同的区域和不建立整个区域集体安全制度会产生严重后果。而令人遗憾的是，如今欧洲存在所有这些情况。

我们也不应容许夺去我们共同的精神道德财产，即，打败法西斯主义的伟大胜利。我们不能忘记，在战争年代，为保存欧洲的物质文化，苏联的各族人民以及欧洲其它民族牺牲了数百万人。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当今欧洲的情况。难以摆脱的一个结论是，欧洲当前的体系结构仍然带有过去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的印记。欧安组织这样的组织似乎应该体现欧洲文明新近获取的团结，但却没有这样，未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整个区域性组织。

问题不仅在于组织本身的体制发展不完善，问题还在于意图重复集团政治的其它机构在进行阻挠。

北约也未能对组织的存在赋予新的意义。如今，为寻求新意义，一些人利用吸收新会员把北约的使命推广到全球，这会有损于我刚才提到的联合国的特权。但显然这仍然不是解决办法。

有人说，可用其它东西换取北约进一步东扩。我认为，这只是幻想。我相信，我们与北约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会长时间受到彻底动摇，遭到毁坏。当然，不会有对抗，但代价会很高，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失。

就阿富汗而言，难以找到其它例子说明北约和俄罗斯在安保方面的根本利益一致。我们积极为在这一国家开展工作的伙伴提供帮助。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俄罗斯-北约首脑会议上，我们采取了重要步骤，商定非军用物资经由俄罗斯联邦领土陆路过境。我们使用我们军用运输机的工作行将结束。目前，俄罗斯正在扩大对阿富汗打击毒品和反恐机构的干部培训机会。这些领域都需要我们开展工作。

为了履行国际社会通过安全理事会制订的目标，所有这些都极为重要。为了集团政治的惯性延续，而使这一合作受威胁——这样做合适吗？

我相信，若不公开、诚信地查明我们迄今为止的所有关切问题，则我们不会在建设真正的大欧洲方面取得进展。如果我们的前辈们能在冷战情况下拟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顺便说说，这是欧洲体制的法律基础，尽管遇到了各种困难但仍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迈出下一步呢？即，拟订和订立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安全条约。目前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开展工作的各组织都可加入这一条约。

顺便说一句，过去曾尝试订立这种条约。回顾一下 1928 年《白里安——凯洛格条约》即可，但该条约终究没能发挥作用，与国际联盟一样结局悲惨。在当今情况下，当无人希望欧洲发生战事且二十世纪的教训使我们大家变得明智的时候，这种协议有机会取得成功。

我们不妨谈谈区域公约，自然是立足于《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且明确地界定了武力因素在欧洲-大西洋社会相互关系中的重要性。这一公约可全面解决我们大家如此关切的欧洲安全不可分问题和军控问题。

我提议考虑举行全欧首脑会议，启动拟订这一条约的进程。所有国家（肯定所有欧洲国家）务必要作为国家个体参加这一首脑会议，把集团和其它团体的看法拒之门外。此外，对所有参与国而言，起点应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单纯的”国家利益，不被任何意识形态动机所歪曲。

我认为，主要问题是，如果不消减军费，则我们找不到所需资源以有效应对诸如非法移民、气候变化和全球贫穷等现实挑战。

总的说来，这些挑战不能用武力解决，应着眼于其本源，弄清产生所述威胁的问题。

顺便说一句，还有全球粮食危机，如今，它不仅触及到了人的物质生存，还提出了伦理问题，因粮食作物被转用于能效可微乎不计的燃料。

还有能源安全，若没有能源链的所有参与者的集体努力，则能源安全得不到保障。

是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我们须更进一步，以当时商定的原则为出发点，再接再厉。我们愿意与欧洲联盟一道制订能源领域的预警机制，自然要有过境国的参与。

我们还愿意审查是否有可能建立国际企业集团，在俄罗斯、欧洲联盟和过境国公司的参与下，运营过境管道。而这正是我们谈论的在欧洲和整个全球化世界中的相互依赖性。

在制订全欧战略这一建设性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应争取取得创新突破，开拓共同的技术空间。

欧洲一体化不能也不应在波罗的海海滨或东欧边境上止步不前，而增加对高科技部门的相互投资是必要步骤。

统一的欧洲客观上感兴趣的是俄罗斯投资的数量和质量是否有所扩大。对那些愿意以文明的方式输出资本和共同组织有前景的新生产部门的公司，我们会认真予以支助。甚至在诸如核能、宇宙空间活动、航空和运输机器制造业等敏感部门也有这种成功合作的例子。

但如今对俄罗斯在欧洲企业和项目的投资有限制，这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角度看都没有理由。我们想为那些在我国发展高科技产品的外国企业家制订了易懂的游戏规则且给予最优惠待遇。我们希望欧洲伙伴也这么做。

俄罗斯不需要当今世界的混乱和不确定性。我们没有任何利益要通过这种不正当的手段予以保证。

我们常常听到让莫斯科保持克制的呼吁。所有各方均须克制，以阻止任何问题升级，且打破单边行动和对这些行动做出反应的恶性循环。我们要拒绝强行加速事件发展和推行既成事实政策的企图。一开始，不妨拿出一点时间看看我们所处的局势和陷入的问题，而不管其是科索沃、北约扩张还是反导弹防御。

西方许多人认为，同俄罗斯现有分歧，说明需要让俄罗斯的政策贴近西方政策这很能说明问题。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拥抱”。我们应寻找共同的解决办法。有些时候，其他人经针对我们讲不要再在国际事务中持讥讽态度和不肯让步，发展民主和维护人权问题都是第二位的，他们对此可以视而不见。他们举其它国家为例，这些国家即是如此做，跟他们关系很好。

但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一办法不适合我们，首要原因是我们认为，人权是一个基本的重要价值观。人权不应被用来进行交换。因此，我们愿意在互惠的基础上平静、诚实地讨论任何话题。

就此，我要再次指出，共同的根源把俄罗斯民主和欧洲民主联在一起。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法律来源，即罗马法、德意志法和法国法。我不止一次讲过，民主从其本性而言总是有历史性和国家性的。我们有共同的历史，有同样的人文价值观。这一思维基础使我们如今不仅讲同一种法律或商业语言，而且我希望也讲同一种政治语言。

就以上所述，我要详细阐述关于发展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另一组问题。现在，这一点大家都关心，这是可以理解。

但不幸的是，这里也有误解，有时甚至曲解了这些进程在我国的进展情况。

我们极为重视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民间社会机构。

首先，我要说说制订成熟且有效运作的党派制度的工作。这一任务始于我国开始民主改革之初。要承认的是，我们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我们从无数的小一党日和一人党建起了大规模的、有影响力且总体负责的各党组织。

自然，这一进程尚未结束。当我们谈论政党建设时，我们忘记了在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这些进程用了几十年时间。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总共只用了十年时间。但是，在两次召集的国家杜马这一俄罗斯联邦议会中，已经有四个政党的代表当选，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有理由表示乐观。

更新选举法在帮助建立稳定和可预见的政党制度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首要的是根据党派清单进行的选举，以及对要求选民投票的各党派提出的高要求，即资格。所做的这些是有意识的，完全是为了加强我国的政党制度，以便其不会解体。

我认为，这些步骤不仅适宜还有必要。当然，它们符合我们的构想，符合国际价值观，也符合俄罗斯政党制度的要求。

支持非政府组织仍是我们确定无疑的优先事项。你们知道，2006年前，有许多这种组织主要受海外资助。我认为，没有任何西方发达国家会容忍如此大的外国资本涌入本国的第三产业部门。因此，我们决定拨出资金支持俄罗斯公民社会机构。这一决定理所当然。现在，我们每年为支持这种非政府组织所花的钱款越来越多，其中也包括国家预算。我不能不讲众议院开展的成功工作。实践证明需要这一组织。这一机构实质上为整个公民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很愿意涌现出尽可能多的从事地方自治问题且增加容忍和民族间和谐的非政府组织。

不间断进行的宗教间对话正在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顺便说一句，目前在俄罗斯登记的宗教组织的数目近几年来增加了四倍。

但我们很清楚，各民族间紧张问题已遍至全球，且已经成为许多欧洲国家一个极为现实的重大问题。我认为，我们应集中力量，拿出共同办法，解决如此不寻常的任务。

现在，我要对今天另一个有现实意义的、非常迫切的问题讲几句，这一问题关涉媒体及其自由。我完全同意媒体自由须得到保护，即把保护纳入法律框架。几年前，这种保护规定媒体不受私营公司的直接束缚，而现在，则保护媒体不受各级行政机构的束缚。

但非常严格地说，（今天我碰巧同联邦总理先生讨论了这一问题），媒体完全自由的时刻即将到来：我在此指的不是俄罗斯，我指的是整个世界局势；技术进步、特别是全球因特网不可遏制的发展机遇对此提供了保障。仅举一个例子，2000年，俄罗斯共有近300万因特网用户。去年已有3 000-3 500万人，实质上，每三、四个俄罗斯人中就有一个因特网用户，而专家说，这一态势会发展很快。

这一局势不仅把媒体自由的思想推到了前沿，还把在这一共同信息空间中如何保持道德和文化价值观的问题突显了出来；如今，媒体自由已由现代数字技术提供保障，这是现在谁也无法阻止的。这一问题不仅是国家问题，也是全欧洲和整个世界的问题。顺便说一句，这是整个文明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

俄罗斯的长期发展计划及其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问题讨论了不少一次，在你们的参与下会继续讨论，包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我希望就是明天在我国北方的都城会再次见到你们当中的许多人。

我要强调的是，我们非常清楚我国选择的新发展道路有多复杂。即使对德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而言也不容易；我们感兴趣的是深化科技合作，深化教育和中小型企业支助以及自然有两国大公司工作之间的合作。

我们经济行动的核心有，循序渐进、有条理地改善商业氛围，消除行政方面的过多障碍，防止腐败（这是我国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向小商业企业提供最大程度的支助（我的首批决定即针对这些问题），当然，还有加强法律在社会和国家中的作用且制订独立、有效的司法制度。

如今，我们正积极从事这些复杂且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再次重申，进展情况与法律推动有关，即推动保护人民利益且捍卫其荣誉和尊严的法律。

我认为，还应考虑在所述领域开展联合项目。其中一个可能的项目是，律师和法官相互见习。另一个是培训得力官员的联合方案。顺便说一句，德国十年来促进管理干部培训总统方案方面的经验可作为基础。我注意到，在这一时期，俄罗斯获得了近 3 500 名专家。自 2006 年起，德国每年有 100 名实习生来到俄罗斯提高俄德合作领域的专业技能。

俄罗斯区域对这种专门人员有很大需求。鉴于这些区域有所扩大，出现了与德国联邦各地开展合作的新前景。我们应学习用同共的语言交流，例如，如圣彼得堡、诺夫哥罗德州、加里宁格勒州、卡卢加州和德国对应的州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样。

此外，我们还想在最重要的全球发展问题方面继续开展切实合作。俄罗斯一贯支持德国努力在减少碳酸气体排入大气等气候问题领域继续开展欧盟合作。我们愿意就包括北极问题的一整套环境保护问题开展对话。顺便说一句，今天，包括俄罗斯和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纪念国际保护环境日。此外，我国就在今天首次纪念生态工作者日。我要借此机会向从事这一问题的所有人表示祝贺。就在两天前，我召开了关于这一主题的会议，签署了生态领域任务方面的特别命令。

最近六年来，俄德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三倍。去年赶上了记录，超过了 520 亿美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俄罗斯主要的进口货物供应国，其中 90% 是车辆、设备和金属制品。在最近的几年，我国要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德国第二大进口国，甚至超过中国。在俄罗斯的实际投资额方面，德国也是领先国家之一，投资额已达 280 亿欧元。

显然，俄德两国科学家也有开展联合项目的广大前景。采用实用的开采办法且有效使用共有的知识产权问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两国年轻人将继续开展俄德相互协作，且用新的倡议予以丰富。你们很清楚，青年接触早已成为我们合作的基点。正如德国诗人和思想家席勒所写的那样，“一个人的成长伴随着人生目标的发展”。

我们今天对年轻人投入的一切在将来自然会回馈给我们。我相信，我们对他们的教育及开发其才智、才干和精神财富的投入是对我们两国人民和整个欧洲的进步和可依赖的未来的投入。

可以把我们走近彼此的另一个明显资源是我们的同胞、特别是那些德籍俄罗斯人。他们对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提出的意见和看法是我们两国之间合作的一种试金石，有助于我们消除陈旧的定型观念。

就此，我非常赞成使我们的人文联系符合现代要求。当然，我们应该共同确定对其的做法，且这一做法应首先立足于社会的支持、媒体的兴趣以及我们区域间和宗教间联系的基础结构。

身处柏林会强烈地感受到，历史与现代以及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展望在这里交织在一起。柏林这个城市每个俄罗斯人都熟悉，在许多俄罗斯人内心深入都占有独特的位置。

今天的柏林是一个欢快的、令人激动的、前瞻性的城市。在这一意义上柏林与莫斯科相似，莫斯科也有自己的独特性，自己的活力和能量。在这里尤其感到，历史把我们结合在一起而没有把我们分开。我相信，明白这一真理的人永不会输。
